

四朝聞見錄

乙

律

四國圖志

卷一

四朝聞見錄乙集

龍泉葉紹翁撰

高宗駐蹕

高宗六龍未知所駐嘗幸楚幸吳幸越俱不契聖慮暨
觀錢唐表裏江湖之勝則歎曰吾舍此何適時呂公頤
浩提師于外以書御帝曰敵人專以聖躬爲言今駐蹕
錢唐足以避其鋒伐其謀近名公謂士大夫溺于湖山
歌舞之娛皆秦檜之罪檜之罪在于誅名將竄善類從
臾貶號遣逐北人若輿都之計蓋決于帝而贊成于頤

浩也或謂徽宗嘗寤錢王而誕高宗蓋因定都從而附會云

武林

武林本曰虎林唐避帝諱故曰武林如以元虎爲元武之類山自天目而來爲靈隱後山頓伏至儀王墓後若虎昂首領下石隱隱有斧鑿痕故老相傳以爲太祖又以爲徽宗用望氣者之言鑿去虎領又謂高宗嘗占夢爲虎所驚因鑿焉未知孰是今竹宮

竹宮一本誤作行宮按甲集作太一

宮有小山曰武林道士作亭其上環以花竹蓋因一小

土阜爲之非武林也道士易如剛因攻媿樓公齋宿句
詩以詠其亭詩中用事最爲精博曰武林山出武林水
靈隱後山母乃是此山亦復用此名細考其來真有以
蓋靈隱之山卽武林之山冷泉之水卽武林之水謂此
山亦復用此名則竹宮培塿之士非武林明矣老筆殊
使人畏也末章乃謂錢氏鑿井建緇黃廬以厭王氣疑
此山爲武林餘脈是又收拾人情之論當以前章爲正
云

武林

考亭先生得友人蔡元定

原注字季通號西山

而後大明天地之

數精詣鐘律之學又緯之以陰陽風水之書先生信用
蔡說上書建議乞以武林山爲孝宗皇堂且謂會稽之
穴淺狹而不利願博訪草澤以決大議其後言者謂先
生陰援元定元定亦因是得謫云辨正在丁集黨議

錢唐

龍川陳氏亮字同甫天下士也嘗園視錢唐喟然而歎
曰城可灌爾蓋以城中地勢下于西湖也亮奏書孝宗
謂吳蜀天地之偏氣也錢唐又吳之一隅也一隅之地

本不足以容萬乘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發泄而無
餘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于一歲禽獸魚鱉草木
之生日微于一日而上下不以爲異力請孝宗移都建
鄴且建行宮于武昌以用荆襄以制中原上韙其議使
宰臣王淮召至都省問下手處陳與考亭先生遊王素
不喜考亭故併陳而嫉之陳至都省不肯盡言度縱言
亦未必盡復于上翌日上問以亮所欲言者王對上曰
秀才說話耳上方鄙遠俗儒遂不復召見時兩學猶用
秦檜禁不許上書言事陳嘗遊太學故特棄去用鄉舉

名伏麗正門下

按宋刻咸淳臨安志有主人二字

王又短之以爲欺君

故遷都之議爲世迂笑至于今日亮得以迂笑議己者于地下矣

洛學

淳熙間考亭以行部劾台守唐氏上將寘唐于理王與唐爲姻乃以唐自辯疏與考亭章俱取旨未知其孰是王但微笑上固問之乃以朱程學唐蘇學爲對上笑而緩唐罪時上方崇厲蘇氏未遑表章程氏也故王探上之意以爲解考亭上書力辯以謂至以臣得力于師友

之學以中傷不報故終王之居相位屢召不拜考亭之
子在趨媚時好遂階法從視其父忤淮者異矣予嘗與
閩士同舟相與歎息在之弗紹且謂在盡根盡骨賣了
武夷山閩士謂予曰子之鄉蠹只是賣了一座武夷山
我之鄉蠹却賣了三座山三座山蓋指三山鄉蠹謂梁
成大也程源爲伊川嫡孫無聊殊甚嘗鬻米于臨安新
門之草橋後有教之以干當路者著爲道學正統圖自
考亭之後勦入當路姓名遂特授初品因除二令又以
輪對改合入官遷寺監丞伊川考亭掃地矣諸學子孫

惟呂氏未墜成公猶子康年甲戌廷對真文忠欲寘之
狀頭同列以其言中書之務未清恐觸時政文忠固爭
不從遂自甲寅乙文忠嘗出其副示予相與歎息公輟
俸命書市刻之

吳雲壑

四明高氏似孫號疎寮由校中祕書授徽倅道出金陵

投畱守吳公琚

原注吳雲壑字居父

以詩曰四朝渥遇鬢微絲多

少恩榮世少知長樂花深春侍宴重華香暖夕論詩黃

金蠟滿無心愛古錦囊歸有字奇一笑難陪珠履客看

臨古帖對梅枝公之客曰儲用項安世周師稷劉翰王
輝王明清晚得王大受輟子姪官授之凡遊從皆極一
時之彥公無他嗜好居近城與東樓平光皇爲書扁以
賜不名其名而名其官樓下設維摩榻尤愛古梅日臨
鍾王帖以爲課非其所心交者跡不至此高氏獨知其
詳故落句及之亦精于所聞矣公所居予舊遊也自聽
事側梯東樓樓下以半植鎮安旌節半爲燕坐處樓相
直有亭僅著賓主四人因城疊石曰南麓麓後高數級
登汲于甕泄之以管淙淙環佩聲入方池池方四五尺

畫三三於扁自麓之後登城爲嘯臺下有堂依城南榜

曰讀書臺有級可下又自臺入洞門依雉堞有平地可

壇園植碧桃有石可基而

一作坐疑是可坐而基

自西行有徑

亭曰物表亦光皇賜扁面直吳山又曲折旁轉入茶蘼

洞茅頂而圓內揭以鏡曰定菴與僧智彬語達摩學則

至大抵地僅尋丈而藤蔓聯絡花竹映帶鳥啼鶴唳寂

如山林公野服塵芥

二字疑誤

大條蒲履徜徉其閒望之者

疑爲仙云公爲憲聖猶子以詞翰被遇孝宗憲聖殿洛

花盛開必召諸子姪入侍孝宗萬幾之暇卽命中使召

公論詩作字而罷故疎寮領聯及之

〔原注〕時琚已爲直學趙欲待以真學

士吳亦不難之。按此注當在後亦豈無以處吳者句下憲聖既御簾政趙公汝愚

爲相欲公出入通宮禁廟堂之意公冀重體貌求慈福

宮使又求提舉中祕書趙公俱難之趙旋

一作潛

物色韓

侂冑憲聖表孫也侂冑奉趙命惟謹雖一秩不以請趙

公喜其奔走小忠不知墮其計反浸疎公侂冑知上之

信用王德謙也陽與之爲義兄弟相得懽甚一日謂德

謙曰哥哥有大勲勞宜建節鉞王曰我闔官也有此例

乎弟弟毋誤我侂冑曰已奏之上行且宣麻矣王唯唯

以爲疑何澹時爲中丞侂冑密諭之曰德謙苦要節鉞
上重違之已草制中丞宜卷班以出翌日廷播何悉如
所教繼卽合臺疏德謙罪乞行竄殛德謙猶持侂冑袖
以泣曰弟弟誤我侂冑徐謂曰哥哥放心略出北關數
里便有詔追只俟罷了何中丞耳德謙猶信其說拜而
囑之竟死貶所何遂遷政府侂冑蓋嘗許之也德謙旣
逐自此內批皆侂冑自爲之矣諫議大夫李沐誣趙不
軌韓實嗾之李初未知所決謀之倪公思公曰莫若併
趙韓俱論之李爲韓姪壻故特論趙貶趙制詞乃傳伯

壽所草韓亦先啗之以美官詞曰屈釐與廣利妄議武
帝戮之于事聞之初林甫輔明皇不忠肅宗誅之于論
定之後一無二是皆宗室之爲相卒蹈譴呵而寘刑蓋

于字

竊東坡懼呂惠卿之故智也趙聽制手持象簡不知輕

重云制中又有謀動干戈而未已與外欲生事強隣而
開邊境之釁蓋秦檜欲脅君固寵金人又藉之以堅和
好盟書所載不許以無罪去首相故誣以侮兵云趙偕
猶子崇龢赴貶自辭家在途垂歿悔不用吳蓋吳舊交
者石湖范公三山凌公止齋陳公惜名畏義出于天性

必不出于侂冑所爲趙公舍宮使提省之職亦豈無以

處吳者

前注宜在此句下

在于聞吳氏之說猶未之悉及會餘干

趙氏于真西山粵巖書院西山之子娶趙氏趙氏之說

皆與吳合其家至今猶追悔前事嗚呼天將成忠定之

名耶予得疎寮真蹟至今藏之時吳公已爲開府而疎

寮詩卷首稱之曰儀同子編官制無此又恐其考古必

有據及遇其子歷乃知其曾祖諱開以祖諱而改官稱

可乎懼此詩他時流落或者以高氏爲信

按文義未足似有脫文

趙忠定

先是考亭先生嘗勸忠定旣已用韓當厚禮陳謝之意
欲忠定處以節鉞居之國門外忠定猶豫未決而禍作
先生對門人曰韓吾鄉乳母也宜早陳謝之建俗用乳
母乳其子初不爲券兒去乳卽以首飾羔幣厚遣之故
謂之陳謝韓後聞其說笑建俗而心胃之故禍公者差
輕嘉定初號爲更化先生之子在乃謂公嘗草數千言
攻韓之惡疏未上門人蔡元定持著以入卜得遁卦力
止先生勿上同時楊公誠齋之子長孺謂其父因韓用
兵憂憤殊甚遺書數千言至以藁上楊公旣致爲臣而